

浪花

(台湾) 琼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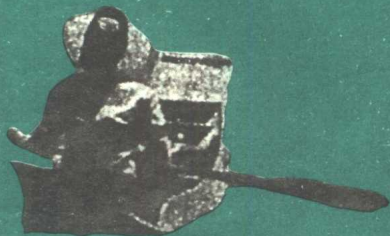


浪花

(台湾) 琼瑶

I247.5

113-2



Z072452

作家出版社

066937

066937

浪 花

作者：（台湾）琼 瑶

责任编辑：懿 翎

装帧设计：王 川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京安印刷厂印刷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76千

印张：8.5 插页：2

版次：1990年4月北京第1版第2次

ISBN 7-5063-0293-4/1·292

定价：3.3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三月的黄昏。

夕阳斜斜地从玻璃门外射了进来，在蓝色的地毯上投下一道淡淡的光带。“云涛画廊”的咖啡座上几乎都坐满了人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香醇的咖啡味。夕阳在窗外闪烁，似乎并不影响这儿的客人们喁喁细语或高谈阔论，墙上挂满的油画也照旧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和批评。看样子，春天并不完全属于郊外的花季，也属于室内的温馨。贺俊之半隐在柜台的后面，斜倚在一张舒适的软椅中，带着份难以描述的，近乎落寞的感觉，望着大厅里的人群，望着卡座上的情侣，望着那端盘端碗、川流不息的服务小姐们。他奇怪着，似乎人人兴高采烈，而他却独自消沉。事实上，他可能是最不该消沉的一个，不是吗？

“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画家，最起码可以成为一个画商！
如果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，最起码可以成为一个鉴赏家！”

这是他多年以前就对自己说过的话。“艺术”要靠天

才，不能完全靠狂热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自己只有狂热而缺乏天才，他用了很长久的时间才强迫自己承认这一点。然后面对现实地去赚钱，经商，终于开了这家“云涛画廊”，不止卖画，也附带卖咖啡和西点，这是生意经。人类喜欢自命为骚人雅士，在一个画廊里喝咖啡，比在咖啡馆中喝咖啡更有情调。何况“云涛”确实布置得雅致而别出心裁，又不象一般咖啡馆那样黑蒙蒙暗沉沉。于是，自从去年开幕以来，这儿就门庭若市，成为上流社会的聚集之所，不但咖啡座的生意好，画的生意也好，不论一张画标价多高，总是有人买。于是，画家们以在这儿卖画为荣，有钱的人以在这儿买画为乐。“‘云涛’那儿卖的画嘛，总是第一流的！”这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话。贺俊之，他没有成为画家，也没有成为艺术家，却成了一个很成功的，他自己所说的那个“最起码”！

“云涛”是成功了，钱也越赚越多，可是，这份“成功”却治疗不了贺俊之的孤寂和寥落。在内心深处，他感到自己越来越空泛，越来越虚浮，象一个氢气球，虚飘飘地悬在半空，那样不着边际地浮荡着，氢气球只有两种命运，一是破裂，一是泄气。他呢？将面临哪一种命运？他不知道。只依稀恍惚地感到，他那么迫切地想抓住什么，或被什么所抓住。气球下面总该有根绳子，绳子的尽头应该被抓得紧紧的。可是，有什么力量能抓住他呢？“云涛”？金钱？虚浮的成功？自己的“最起码”？还是那跟他生儿育女，同甘共苦了二十年的婉琳，或是年轻的子健与珮柔？不，不，这一切都抓不住他，他仍然在虚空里飘荡，将不知飘到何时何处

为止。

这种感觉是难言的，也没有人能了解的。事实上，他觉得现代的人，有“感觉”的已经很少了，求“了解”更是荒谬！朋友们会说他：

“贺俊之！你别贪得无厌吧！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成功的事业，贤慧的太太，优秀的儿女，你应有尽有！你已经占尽了人间的福气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如果连你都不满足，全世界就没有该满足的人了！”

是的，他应该满足。可是，“应该”是一回事，内心的感触却是另外一回事。“感觉”是一种抽象的东西，它不会和你讲道理。反正，现在，他的人虽然坐在热闹的“云涛”里，他的精神却象个断了线的氢气球，在虚空中不着边际地飘荡。

电动门开了，又有新的客人进来了。他下意识地望着门口，忽然觉得眼前一亮。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走了进来，夕阳象一道探照灯，把她整个笼罩住。她穿着件深蓝色的套头毛衣，一条绣了小花的牛仔裤，披着一肩长发，满身的洒脱劲儿。那落日的余辉在她的发际镶了一条金边，当玻璃门合上的一刹那，无数反射的光点象雨珠般对她肩上坠落——好一幅动人的画面！贺俊之深吸了口气！如果他是画家，他会捉住这一刹那。但是，他只是个“最起码”！

那女人径直对着柜台走过来了，她用手指轻敲着台面，对那正在煮咖啡的小李说：

“喂喂，你们的经理呢？”

“经理？”小李怔了一下，“哪一位经理？张经理

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叫贺俊之的那个！”

哦，贺俊之一愣，不自禁地从他那个半隐藏的角落里站了起来，望着面前这个女人，完全陌生的一张脸。一对闪亮的眼睛，挺直的鼻梁和一张小巧的嘴。并不怎么美，只是，那眼底眉梢，有那么一股飘逸的韵味，使她整张脸都显得生动而明媚。应该是夕阳帮了她的忙，浴在金色的阳光下，她确实象个闪亮的发光体。

贺俊之走了过去。

“请问你有什么事？”他问，微笑着，“我就是贺俊之。”

“哦！”那女人扬了扬眉毛，有点儿惊讶。然后，她那对闪烁的眸子就毫无顾忌地对他从头到脚地掠了那么一眼。这一眼顶多只有两三秒钟，但是，贺俊之却感到了一阵灼灼逼人的力量，觉得这对眼光足以衡量出他的轻重，“很好，”她说，“我就怕扑一个空。”

“贵姓？”他礼貌地问。

“我姓秦。”她笑了，嘴角向上一弯，竟有点儿嘲弄的味道，“你不会认得我，”她很快地说，“有人告诉我，你懂得画，也卖画。”

“我卖画是真的，懂得就不敢说了。”他说。

她紧紧地盯了他一眼，嘴角边的嘲弄更深了。

· “你不懂得画，如何卖画？”她咄咄逼人地问。

“卖画并不一定需要懂得呀！”他失笑地说，对这女人有了一份好奇。

“那么，你如何去估价一幅画呢？”她再问。

“我不估价，”他微笑着摇摇头，“只有画家本人能对自己的画估价。”

她望着他，嘴边的嘲弄消失了。她的眼光深不可测。

“你这儿的画都是寄售的？”她扫了墙上的画一眼。

“是的，”他凝视她，“你想买画？”

她扬了扬眉毛，嘴角往上弯，嘲弄的意味又来了。

“正相反！”她说：“我想卖画！”

“哦！”他好惊奇，“画呢？”

“就在门外边！”她说：“如果你肯找一个人帮我搬一搬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了！”

“哦！”他更惊奇了，“小李！”他叫，“你去帮秦小姐把画搬进来！”他转向那女人，“你请到后面的一间小客厅里来，好吗？”

她跟着他，绕过柜台，走进后面的一间客厅里。这是间光线明亮，布置简单的房间，米色的地毯，棕色的沙发，和大大的落地长窗，垂着鹅黄色的窗帘。平时，贺俊之都在这房里会客，谈公事和观赏画家们的新作。

小李捧了一大叠油画进来了，都只有画架和画布，没有配框子，大约有十张之多，大小尺寸都不一样。那位“秦小姐”望着画堆在桌上，她似乎忽然有些不安和犹豫，她抬起睫毛，看了看贺俊之，然后，她大踏步地走到桌旁，拿起第一张画，下决心似的，把画竖在贺俊之的面前。

“贺先生，”她说，“不管你懂画还是不懂画，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你接不接受这样的画，在你的画廊里寄售。”

贺俊之站在那幅画的前面，顿时间，他呆住了。

那是一幅巨幅的画，整个画面，是一片浩瀚的海景图，用的是深蓝的色调，海浪在汹涌翻滚，卷着浪花，浪花的尽头接着天空，天空是灰暗的，堆积着暗淡的云层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飞鸟，海边，露着一点儿沙滩，沙滩上，有一段枯木，一段又老又朽又笨拙的枯木，好萧索，好寂寞，好孤独地躺在那儿，海浪半淹着它。可是，那枯木的枝桠间，竟嵌着一枝鲜艳欲滴的红玫瑰。那花瓣含苞半吐，带着一份动人心弦的艳丽。使那暗淡的画面，凭添了一种难言的力量，一种属于生命的，属于灵魂的，属于感情的力量。这个画家显然在捕捉一些东西，一些并不属于画，而属于生命的东西。

“它”是一件令人震撼的作品！贺俊之紧紧地盯着这幅画，好久好久，他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，而陷在一种奇异的，感动的情绪里。半晌，他才在那画布角落上，看到一个签名：“雨秋”。

雨秋！这名字一落进他的眼帘，立即唤起他一个强烈的记忆。好几年前，他曾看过这个名字，在一幅也是让他难忘的画上。他沉吟地咬住嘴唇，是了，那是在杜峰的家里，他家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面是个很老很老的乡下老太婆，额上堆满了层层叠叠的皱纹，面颊干瘪，牙齿脱落，背上背着很沉重的一个菜篮，压得她似乎已站不直身子；可是，她却在微笑，很幸福很幸福地微笑着，眼光爱怜地看着她的脚下，在她脚下，是个好小好小的孩子，面孔胖嘟嘟的，红润润的，用小手牵着她衣襟。这幅画的角落上，就是“雨秋”两个字。当时，他也曾震撼过，也曾讯问杜峰：

“谁是雨秋？”

“雨秋？”杜峰不经心地看了那幅画一眼，“是一个朋友的太太。怎样？画得很好吗？”

“画的本身倒也罢了，”他沉吟地望着那幅画，“我喜欢它的意境，这画家并不单纯在用她的笔来画，她似乎在用她的思想和感情来画。”

“雨秋吗？”杜峰笑笑，“她并不是一个画家。”

谈话仿佛到此就为止了，那天杜家的客人很多，没有第二个人注意过那张画。后来，他也没有再听杜峰谈过这个雨秋。事实上，杜峰在墙上挂张画是为了时髦，他自己根本不懂得画。没多久，杜峰家里那张画就不见了，换上了一张工笔花卉。当贺俊之问起的时候，杜峰说：

“大家都认为我在客厅挂一张丑老太婆是件很滑稽的事，所以我换了一张国画。你看这国画如何？”

贺俊之没有答话，他怀念那个丑老太婆，那些皱纹和那个微笑。

而现在，“雨秋”这个名字又在他面前出现了。另一张画，另一张令人心灵悸动的作品。他慢慢地抬起眼睛来，望着那扶着画的女人，她正注视着他，他们的眼光接触了。那女人的黑眼珠深邃而沉着，她低声说：

“这幅画叫《浪花》。”

“《浪花》？”他喃喃地重复了一句，再看看画，“是浪花，也是‘浪’和‘花’，这名字题得好，有双关的意味。”他凝视那“秦小姐”：光洁的面颊，细柔的下巴，好年轻，她当然不是“雨秋”。“朋友的太太”应该和他一样，是个

中年人了。也只有中年人，才画得出这样的画，并不是指功力，而是指那种领悟力，“雨秋是谁？”他问，“你的朋友？母亲？”

她的睫毛闪了闪，一抹诧异掠过了她的面庞，然后，她微笑了起来。

“我就是雨秋，”她静静地说，“秦雨秋，本名本姓，本人。”

他瞪着她。

“怎么？”她不解地扬扬眉，“我不象会画画吗？”

“我只是——很意外。”他呐呐地说，“我以为雨秋是个中年人，你——太年轻。”

“年轻？”她爽然一笑。坦率地看着他，“你错了，贺先生，我并不年轻，不——”她侧了侧头，一绺长发飘坠在胸前，她把画放了下来，“不很年轻，我已经三十岁了，不折不扣，上个月才过的生日。”

他再瞪着她。奇异的女人！奇异的个性！奇异的天份！他从不知道也有女性这样坦白自己的年龄，但是，她看来只象个大学生，一个年轻而随便的大学生！她不该画出“浪花”这样的画，她不应该有那样深刻的感受。可是，当他再接触到那对静静的、深邃的眸子时，他知道了，她就是雨秋！一个奇异的，多变的！灵慧的女人！一个“不折不扣”的艺术家。

“你知道——”他说，“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的画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凝视着他，“你在桂峰家里，看过我的

一幅《微笑》。听说，你认为那幅画还有点味道，所以，我敢把画带到你这儿来！怎么？”她紧盯着他，目光依旧灼灼逼人，“你愿意卖这些画吗？我必须告诉你，这是我第一次卖画，我从没想过要卖画为生，这只是我的娱乐和兴趣。但是，现在我需要钱用，画画是我唯一的技能，如果——”她又自嘲地微笑，“这能算是技能的话。所以，我决心卖画了。”她更深地望着他，低声地加了几句，“我自视很高，标价不会便宜，所以，接受它以前，你最好考虑一下。”哆哆嗦嗦，她很快地加了两句，“但是，拒绝它以前，你最好也考虑一下，因为——我不大受得了被拒绝。”

贺俊之望着这个“雨秋”，他那样惊奇，那样意外，那样错愕……然后，一股失笑的感觉就从他心中油然而起，和这股感觉同时发生的，是一种叹赏，一种惊服，一种欣喜。这个雨秋，她率直得出人意表！

“让我再看看你其它的画好吗？”他说。站在桌边，他一张张地翻阅着那些作品。雨秋斜倚在沙发上，沉吟地研究着他的表情。他仔细地看那些画，一张衰荷；在一片枯萎的荷田里，飘荡着残枝败叶及无根枯萍，却有一个嫩秧秧的小花苞在风中飘荡，标题竟是“生趣”。另一张寒云满天，一只小小的鸟在翱翔着，标题是“自由”。再一张街头夜景，一条好长好长的长街，一排路灯，亮着昏黄的光线，没有街车，没有路人，只在街的尽头，有个小孩子在踽踽独行，标题是“路”。他一张张翻下去，越看越惊奇，越看越激动。他发现了，雨秋迫切想抓住的，竟是“生命”本身，放下了画，他慢慢地抬起头来，深深地看着雨秋。

“我接受它们！”他说。

她深思地看着他。

“是因为你喜欢这些画呢？还是因为我受不了拒绝？”

她问。

“是因为我喜欢你的画，”他清晰地说，“也是因为你受不了拒绝！”

“哈！”她笑了起来，这笑容一漾开，她那张多变化的脸就顿时显得开朗而明快，“你很有趣，”她热烈地说，“杜峰应该早些介绍我认识你！”

“原来是杜峰介绍你来的，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你并不是卖杜峰的面子而接受我这些画的，是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么，”她笑容可掬，“提他干嘛？”

“哈，”这回轮到他笑了，“你很有趣，”他故意重复她的话，“杜峰真应该早些介绍我认识你！”

她大笑了起来，毫无拘束，毫无羞涩，毫无造作地笑，这使他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。这样一笑，一层和谐的、亲切的感觉就在两人之间漾开，贺俊之竟感到，他们象是认识了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了。

笑完了，贺俊之望着她。

“你必须了解，卖画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你的画不能受欢迎，是谁也无法预卜的事。”

“我了解。”她说，斜倚在沙发里，用手指绕着垂在胸前的长发。她的脸色一下子郑重了起来，“可是，如果你能欣赏这些画，别人也能！”

“你很有信心。”他说。

“我说过，我很自傲。”她抬起眼睛来，望着他，“我是靠信心和自傲来活着的，但是，信心和自傲不能换得生活的必需品，现实比什么都可怕，没有面包，仅有信心和自傲是没有用的，所以，我的画就成为了商品。”

“我记得——”他沉吟着，“你应该有人供养你的生活，我是指——”

“我的丈夫？”她接口说，“那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我离婚了，一个独身的女人，要生活是很难的，你知道。”

“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已经离婚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抱歉的，”她洒脱地耸耸肩，“错误的结合，耽误两个人的青春，有什么意义？我丈夫要一个贤妻良母，能持家，能下厨房的妻子，我拿他的衬衫擦了画笔，又用洗笔的松节油炒菜给他吃，差点没把他毒死，他说在我莫名奇妙地把他弄死之前，还是离我远远的好些，我完全同意。不怪他，我实在不是个好妻子。”

他笑了。

“你夸大其辞，”他说，“你不会那样糊涂。”

她也笑了。

“我确实夸大其辞。”她坦白地承认，“我既没有用他的衬衫擦画笔，也没有用松节油毒他，但是，我不是个好妻子却是真的，我太沉迷于梦想、自由和绘画，他实在受不了我，因此，他离我而去，解脱了他，也解脱了我。他说，他是劫难已满。”她笑笑，手指继续绕着头发，她的手指纤细、灵巧而修长，“你瞧，我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！”

“你的父母呢？”他忍不住往下探索，“他们不会忍心让你生活困难的吧？”

“父母？”她蹙蹙眉头，“他们说我是怪物，是叛逆，是精神病，当我要结婚的时候，父母都反对，他们说，如果我嫁给那个浑球，他们就和我断绝关系，我说恋爱自由，婚姻自主，我嫁定了浑球。结婚后，父母又都接受了那个浑球，而且颇为喜欢他。等我要离婚的时候，他们又说，如果我和这个优秀青年离婚，他们就和我断绝关系。我说我和这个优秀青年生活在一起，等于慢性自杀，于是，我离了婚。所以，父母和我断绝了两次关系。我不懂……”她蹙眉深思，到底是我有问题，还是父母有问题？而且，我到现在也没闹清楚，我那个丈夫，到底是浑球，还是优秀青年！”

他再一次失笑。

“你的故事都很特别。”他说。

“真特别吗？”她问，深沉地看着他，“你不觉得，这就是人类的故事吗？人有两种，一种随波逐流，平平稳稳地活下去就够了，于是，他是正常的，正常的婚姻，正常的职业，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的老，正常的死。另一种人，是命运的挑战者，永远和自己的命运作对，追求灵魂深处的真与美，于是，他就一切反常，爱的时候爱得要死，不爱的时候不肯装模作样，他忠于自己，而成了与众不同。”她顿了顿，眼睛闪着光，盯着他，“你是第一种人，我是第二种。可是，第一种人并不是真正幸福的人！”

他一振，蹙起眉头，他迎视着她的目光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，她已经看穿了他，一直看进他灵魂深处里去了。深

吸了一口气，他说：

“你或者对，但是，第二种人，也并不是真正幸福的人！”

她愣了愣，惊愕而感动。

“是的，”她低低地说，“你很对。我们谁都不知道，人类真正的幸福在什么地方？也都不知道，哪一种人是真正幸福的。因为，心灵的空虚——好象是永无止境的。”她忽然跳了起来，把长发往脑后用力一甩，大声说，“天知道，我怎么会和你谈了这么多，我要走了！”

“慢一点！”他喊，“留下你的地址、电话，还有，你的画——你还没有标价。”

“我的画，”她怔了片刻，“它们对我而言，都是无价之宝，既然成了商品，随你标价吧！”她飘然欲去。

“慢一点，你的地址呢？”

她停住，留下了地址和电话。

“卖掉了，马上通知我，”她微笑着说，“卖不掉，让它挂着，如果结蜘蛛网了，我会自动把它搬回去的！”她又转身欲去。

“慢一点，”他再喊。

“怎么？还有什么手续要办吗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，”他咬咬嘴唇，“我要开收据给你！”

“免了吧！”她潇洒地一转身，“完全不需要，我信任你！”

“慢一点，”他又喊。

她站着，深思地看着他。

“我能不能——”他嗫嚅着，“请你吃晚饭？”

她望了他好一会儿，然后，她折回来，坐回沙发上。

“牛排？”她扬着眉问，“小统一的牛排，我闻名已久，只是吃不起。”

“牛排！”他热烈地笑着，“小统一的牛排，我马上打电话订位。在吃牛排以前，你应该享受一下‘云涛’著名的咖啡。”

她微笑着，深靠进沙发里。窗外的暮色已经很浓很浓了，是一个美好的，春天的黄昏。